



茶餘故事拾遺

HONG KONG TALE-SPINNERS

韓詩梅  
麥國屏

# 茶餘故事拾遺

HONG KONG TALE-SPINNERS

韓詩梅 編 著  
麥國屏  
謝中吾 製 圖

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六八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出版

# 茶餘故事拾遺

定價港幣六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著者： 韓 詩 梅  
麥 國 屏

發行者：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

承印者： 華南印務公司

# 序

## 講故事的傳統

遠溯到漢代（公元前二零六——公元後二二〇），在中國鄉村或都市，流浪的職業說書人是一種常見的人物。留傳到如今的有一個陶土塑成的盤坐在說書的偶人，我們可以看到他生動的講故事神態。這種說故事的形式與有些故事的內容，直到現在，雖然相隔幾世紀，基本上似仍無很大變化。

直到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內地，那些農夫、工人、店員、小販，在一天工作後，每晚於天黑時總是到鄰近的茶館去喝茶，他們吃着瓜子花生與糖果，同熟人與隣居，談談市場與農作情形，以及本地新聞與國家大事。這些茶館，正如現代都市中的夜總會，有各種表演一樣，現成為職業說書人招集一批聽眾，而茶錢則並不因此漲價。

四川的鄉村中，甚或是都市如成都，沿街的茶館都有活動的板門，它們到夜裏才關閉。直到一九四九年，在開市時間中，顧客可以從街上直入，路過的人們也可以隨便進出，或進去同熟人與友人閒談些時，那些在裏面的人們都是為避開街上騷亂的生活而到茶館裏求較清靜的享受的。在那裏，化二、三個銅元，就可得到一壺香片，並為你不斷的沖加開水，或者另外還有銅盆與毛巾，供旅客洗臉與濯足。夜裏，當茶館裏的燈光較昏暗的街頭為光亮時，茶客們都情願做職業說書人的忠實聽眾。

## 傳統上各種不同講故事的方式

中國各地，講故事的形式種類很多。

在川西，說書人要先付店主一筆茶資。此後他就每晚可在那裏泡上一杯茶，坐了一個稍稍高踞而近街的桌旁，讓聽眾都能看到他。那裏，植物油的燈光照着他的臉部，他開始重重地咳清他的嗓子，深深地喝一口茶，於是擊動左手的摺扇或冊板。此時茶客們開始被他吸引，享受他的說書藝術，那是融滙歌劇、啞劇、說教、講故事與歌唱的一種藝術。街上的過路人，包括了許多婦孺，也就站在茶館前傾聽起來。雖然偶而有：「老闆，來茶呀！」或「加開水呀！」或「來點花生或瓜子呀！」的嘈聲，但說書人則不為所動地講他天方夜譚般不斷的故事，而總是在緊要關頭用他的摺扇或冊板敲出激越的聲音而暫時結束。

這種方法叫做「平話」，或是平實的方式。

另一方式，在蘇州與江南流行的是「評彈」。那裏，說書人兼用諺語、聯語、民歌，如本集所收「公鷄」故事中，山神對壞弟弟勸告時所用的一樣。此種諺語的運用往往使人易於記誦，而可在故事中增加文藝趣味，即在土語中也有此效果。

第三種更講究的方式則為「彈詞」。此方式發源於蘇州，而稍變為較簡單的形式後播傳到揚子江流域，向北傳入北京與山東半島；向西越華北而由西北直到邊疆。

在彈詞方式中，說書人一面說書，一面自己用音樂伴奏。其所用樂器或為三弦；或為七弦琴；或為琵琶；或為洋琴；或為一種小巧而有固定拉弓的樂器，原名為胡，這是說明漢人的發源地，即現代中國的西北部或遠越而入蒙古之地區。此琴可能是四弦的胡琴，三弦之三弦胡，或二弦之二胡，不管所用為何種樂器，其作用只是充講故事的點綴而已。

在彈詞的傳統中，講述者往往是兩個男人，但現代彈詞，有時也有一男一女或是兩個女人，互相合作的加插對白或各種說

笑，使所說的故事有情感上的轉換與加重，或者可在敘述、對白、獨白與向聽眾直接解說之間的變化更加戲劇化。

本書故事中的那篇「落金扇」，雖是由一個人來講述，但也是採用蘇州土白與彈詞方式，這二者使謄錄與翻譯都感特別困難。一方面講故事者的從記敘到獨白，從獨白到對白，從對白到短曲，以至於解釋的穿插與乎抑揚頓挫的聲調變化，這些只有口講中能表達的生動活潑的性質，當然不是生硬的印刷所能傳達的。

另一方面蘇州土白在字彙、成語與結構上與國語完全不同，以致本書在翻成英文前，作者必須先請人將蘇州話語音的紀錄變成國語故事。

在別種的說書方式中，說書人總是坐在那裏用臉部的表情與手勢，以及扇子手帕的動作以加強故事的生動。但在彈詞方式中，表情與動作往往是象徵式的，近於啞劇，較平話與評彈式的講述更多摹擬的動作。

## 傳統的講故事——過去與現在

一九四九年以前，茶館裏每晚講故事的時間普通是一小時到兩小時，在此時間內，說書人在緊要關頭往往休歇片刻，抹抹額角的汗珠，喝一口茶，於是遞出一隻碗來，在聽眾中傳遞着來收募現銀。當該碗傳遞回來時，他就繼續講下去，於是到下一個緊要關鍵又再度來收募銀錢。如此下去直到當晚節目完畢，其間早來的常客則有多次的捐贈，晚來的或偶然參加的新客也得有新的捐贈。

說書人的職業是一種不固定的職業，他為增加收入必須在說書時多加穿插，而總是在故事高潮時突作結束，並申明明晚續講。有些說書人則往往把一個基本的故事鋪張擴充，編造枝節，以致整月的連續講下去。

本書的編集，乃是以鐘點計酬請說書人講述的，但請他不要太為鋪張，同時又請他不必作過份的限制，要他就自己的方式去自由發揮。在「丐俠打擂台」與「落金扇」的兩個故事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渲染情節，運用通俗事物以吸引聽眾，雖然事實上，紀錄這兩個故事時，並沒有一批能給他反應的茶館裏的聽眾，可以使說書人與聽眾間有互相的傳統的感應。

自從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職業說書人都被組織起來，要以傳統的藝術去為國家服務。在每一個地區，他們都成立具有政治意識的工會，在新的鼓勵與目標下，他們的故事內容與形式有很大的改變。他們一面刪去或更改傳統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與傳奇，而代之以新的傳奇史事，標榜在政府領導下今日人民的成就以及為國家服務死而無悔的英雄主義。

這些為新時代聽眾而創作的現代故事，普通都是不太冗長，那些在閒適雜亂的社會中所產生的冗長散漫的傳奇故事，已由簡潔完整的故事來代替，以充工農們工作與學習間的插曲，作為娛樂也作為愛國教育，也作為在大規模重建農村計劃中的普通人們緊張生活一種調劑。

在國民生活的新情況中，今天中國的職業說書人對他們傳統的藝術已有了大大的改革。但他們在改革中仍保持說書藝術的存在，他們吸收男女的學員，給他們四年以上嚴格的訓練以臻于完善。

一九四九年以來，有些職業說書人流亡到香港；在過去十八年中，雖是過着不安定的生活，但得繼續賴以糊口。這批說書人現在已經上了年紀，可說是新的工業都市社會裏最後一批垂死的傳統藝術的保留人了。我們到新界的每個鄉村裏去打聽說書人或即使是一個傳統的故事都一無所獲，這大概是收音機已慢慢的代替了茶館裏的說書人了。一、二個上了年紀的說書人曾把他們的故事連續的在電台廣播，似仍擁有散在徙置區，散在新界的鄉村，以及離島上的看不見的聽眾，但很清楚的，那種職業說書人

從與聽眾感應中建立他的故事的風格與風趣，在香港社會中是不再存在了。在我們訪尋下，我們發現一位為生活所迫向見不到的聽眾廣播的一位年輕說書人，她就是以彈詞的方式讓我們錄音的盲女，我們記錄的就是「何惠群嘆五更」與「風塵情侶」兩段愛情故事。

因此，把現在尚存的故事記錄下來，以免散失，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此外，少數在香港的中國說書人也來自不同的地區，用不同的方言；他們故事的來源及背景也各有不同。如果一般語言學家、文學史家、社會學家與歷史哲學家們的主要興趣是在中國文化中傳統的倫理的話，這些故事裏會有很多可供他們研究的豐富材料。

除這些說書人之外，香港還有一些非職業的、沒有地位的人物，他們又說書，又做土醫生，又賣草藥，又替人算命看相。這些說書人為求生意興旺，就充份利用說書時聽眾對他們故事的反應，他們在喜慶節日的晚上就開始活躍；還有在港澳碼頭，北角紅磡一帶，當大卡車忙了一天後回去休息時，他們幾乎每晚就在這些撤空的廣場上出現。他們擺出地攤，圍以粗糙的木橈，在圈裏展出如蛇皮、虎骨、鹿角、龍齒、膏藥、瓶裝的藥水，總之這些都是祖傳的醫治百病的特效藥。他們又經常展出骨相學，命相與病症的圖表，有時旁邊還放着一筐蠕動着的可怕的長蛇。於是說書的草藥先生點亮了打汽燈，擺好姿勢，直立中間。

不久，馬上就有一群成年人圍攏來了，他們在木橈上或坐或踞地來看熱鬧，接着聽眾就越聚越多，有些擠在圍場的前面，有些站在木橈的後面，從坐在橈上的耳鬢間窺看。除後面的聽眾稍有來去變動外，其餘的都可在那裏逗留一、二小時，傾聽這個賣江湖講故事，而對他用市場與港口所慣用的低俗的猥褻的幽默，報以哄堂大笑。

這種擠來擠去的人群與周圍喧鬧的夜市以及後面永無休止的往來車輛的鬧聲，使我們無法當場去錄音，而由此以獲得他們



的主要風趣與活力。另外，這些非職業的市場說書人，自然也必須時時中斷故事以作兜銷貨品之吹噓以及對於買主收受貨款與說明。

這些說書人之非職業本質與他們所說的故事的商業要求對本書的目的很難符合，故不考慮採用。雖然在香港生活中，職業的說書人已經是逐漸地消失，但這些人能繼續在商業社會存在而受歡迎，也是證明中國文化中說書傳統的力量。

與非職業的說書人對照，職業的說書人幾乎都是經過三、四年嚴格的學徒生涯的藝人。本書所收集的幾個故事，都是二十年來從中國各地來香港的職業說書人所講述，經過錄音、記述而翻譯的。在故事所用的不同的方言上可看出在香港正在消逝的傳統乃是來自這些廣濶的地區的。在十三個故事中：五個是用廣東話講的；兩個是用上海話；兩個用國語；一個用蘇州話；另一個則用潮州話；一個用台山話。至於故事的種類則比所用方言的種類，更為繁瑣複雜。

## 故事的種類

本集的故事並非是有計劃的選編。本集原意在對說書作一個考察。每個故事都由說書人自己選定而用他自己獨特的風格來講述。不過雖無預定計劃，而我們無意中竟收集了傳統說書一行所流行的各種不同的種類：一篇民間故事；一篇寓言；一篇傳說；一篇童話；一篇傳奇；一篇神仙故事；一篇史蹟；以及一篇超人的武俠打鬪故事。

對這些故事，職業說書人從不自誇為自己的創作，他的創造祇是在表現的技藝上，他的即興穿插的能力，他的對白的戲劇性，他對人物的刻劃，因而使他的才能發揮到正如菲力悉得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所說：「能吸引兒童停止玩耍，老叟離開溫暖的爐火。」

有幾個故事，是說書人運用說書藝術，從他的家鄉口述的傳統中表現出特色，但是多數是有文字上的根據的，雖然他們在採用作說書時亦已轉變為口述的傳統了。如關於魔術、鬼怪與神異都是；至于短篇或長篇的傳奇，則更易確定是屬於這一類了。最普通的文學來源是一二八〇年出版的「大宋宣和遺事」；一三七〇年出版的「水滸傳」；一五八五年的「三國志演義」；一七六三年的「紅樓夢」。從這些作品中採節的故事，可能是根據更早的純粹口講傳統，或者是很早以前由文學傳統演變出來的口述傳統。

另一故事來源，是以道德詞彙銓釋歷史事蹟，中間雜以神話、傳統、魔術故事等，如「史記」（公元前八十六年出版）與「西遊記」（一五八二年出版）。

另一故事來源為道教的神仙，這同歐洲的神仙故事與基督敎某一時期的怪誕聖蹟間的演變很相似。公元一二二〇年就出版的「搜神記」一書，就是此類神仙故事的集子。

神仙的崇拜或起源于中國鄉村裏對於祖先靈魂的崇敬，早在唐代（六一八——九〇五）初葉，道家著作中已闡明此種崇敬與其宗教哲學的關係。如老子「道德經」（公元前四八〇）就認為一個人如果篤行克己的生活與嚴守靜坐冥想的規律，即使仍是凡人，也可具有神仙的超自然力量，「道德經」中所謂「達道者無殆於牛或虎，蓋身無足以致死之處」也。

關於神仙的傳說，還有一本古書為劉向的「列仙傳」，這書在漢代已有抄本流行，于一四三九——一四四九年間才印刷成書，普遍銷行。一七二六年所出版的「圖書集成」，裏面有一千以上的神仙傳記，正如劉向的書裏的故事一樣，與此大同小異的故事是早就流行了，而且在許多情形中還混在純粹的口講傳統的神怪魔術一類的故事裏。

在道家的許多神仙中，最著名的是所謂「八仙」，八仙者，即張果老、鍾離權、曹國舅、呂洞賓、李鐵拐、韓湘子、藍采

和、何仙姑八位。

八仙中有的的是唐朝（六一八——九〇五）的歷史人物，有的則是在十三世紀後附加在裏面的。他們能運用超自然的能力，遣神使鬼，忽隱忽現，對人作賞善罰惡之事。其中三位則更深入民間，傳說特多。一個是張果老，通常被述成爲一個隱士，他握着一對有法力的冊板同僧侶用的木魚；一個是呂洞賓，亦稱呂仁，被述成穿長袍的學者，他背懸具有仙力的長劍，以此爲窮人與被壓迫者打不平以維護正義；一爲李鐵拐，史上稱他爲老子友人之一，他被述爲一個活躍的乞丐，傳說稱他乃由於投胎時的不幸而誤入了乞丐的軀壳者，他的表徵是鐵拐與葫蘆，據說在他投胎前，他的靈魂於脫離軀壳後曾有一個時期在那個葫蘆裏躲避。

經過一千多年的流傳，這三位神仙就成爲民間傳說中的人物，他們成爲四川三遊俠的典型，在本集裏就有一個是關於他們業蹟的故事——「丐俠打擂台」。在四川的民間故事中，此三仙的故鄉爲陝西南部的秦嶺山脈。此西北山區的神仙之家，正可指明這三位神仙的傳說，是順着黃河而傳入四川的，在流傳的過程裏，口傳耳聞，道家的三仙也就與四川民間故事裏的英雄相混淆了。

唐朝末年，群仙打鬪的故事引起了另一種所謂武俠小說，行徑以「俠義」爲重，畧與西方之流浪武士故事相倣。但中國的武士的目的，可不是如西方傳統，像圓桌武士故事中所表現的，以表揚拯救患難中少女的騎士風度，而是致力於亞瑟王朝及史賓沙筆下武士的除暴鋤惡，專打不平，揭露虛詐，懲罰奸邪的目的。此外則是這些武俠故事中的英雄，有一種超自然的能力與發揮精神力量以控制肉體的特別打鬪方法。

正如亞瑟王朝中的故事一樣，武俠故事在口述耳傳的過程中，故事的娛樂成份就湮沒了道德的教訓。

近代武俠小說在中國小說中仍頗風行，每個獨立的故事都是鬆散的串連在一起，成爲長篇的一節，如「丐俠打擂台」，它在

長篇傳奇的總體系中，正如在喬叟的「康特伯萊故事」與史賓沙的「仙后傳」中的組織一樣。

另一個故事的文學來源，是蒲松齡從十七世紀的口傳故事搜集而得的一些鬼怪故事與神仙傳說，他于一六七九年編成一書，該書的抄本流行了六十年，到一七四〇年才由蒲氏的孫子將其印行出版。

蒲氏傳記中載有他如何請人講述故事，由他紀錄後再修飾成文而編成「聊齋志異」之事，此書亦簡稱為「聊齋」。

本集十三個故事之收編與轉述，完全致力於忠實地紀錄傳統的故事，而努力使我們的譯文在其所運用的字義間保持原作的精神。

在紀錄這些故事後，通過注音的轉寫，譯成中文；又因許多蘇州土白無文字可用，就借用了百分五十之字彙，然後從蘇州土白譯成國語；再由國語譯成英文；足足耗了兩年時間。于是我們忽然發現有一個故事並不完整，而這正是一九六七年夏間香港發生暴亂的時期。在暴亂平息以後，我們想再找這個說書人，但竭盡各種努力都無結果。所以只好叫我們的讀者像茶館裏的聽眾一樣，當說書人在緊要關節時休息一下而叫聽眾好奇地不耐煩地想知道主角怎麼樣下場。我們無從滿足讀者慾望來告訴他們「落金扇」的結局，但或足使他們希望香港殘存的說書人能有更多的珍藏的故事講出來。

韓 詩 梅  
麥 國 屏

一九六八年七月香港

# 目 錄

序	i-ix
1. 公雞	1
2. 蠢傢伙	7
3. 聚寶盤	11
4. 湘西老虎	15
5. 辮子橋	21
6. 人心不足蛇吞相	25
7. 震天鼓	29
8. 魯班師傅的魚檣樑	39
9. 丐俠打擂台	47
10. 何惠羣嘆五更	55
11. 風塵情侶	57
12. 有關劉邦的一段傳奇	61
13. 落金扇	65
附錄	77

## 插圖

1. 公鷄	2
2. 蠢傢伙	8
3. 聚寶盤	12
4. 湘西老虎	16
5. 辮子橋	20
6. 人心不足蛇吞相	26
7. 震天鼓	30
8. 魯班師傅的魚枱檨	38
9. 丐俠打擂台	46
10. 何惠羣嘆五更	54
11. 風塵情侶	58
12. 有關劉邦的一段傳奇	60
13. 落金扇	64

# 公 雞

很久很久以前，深山裏有個老婆婆，膝下沒兒沒女，靠自己開荒山，種些蕃薯蘿蔔過日子，生活過得很苦，也很冷清清。

老婆婆養着一隻肥敦敦的老母雞。這就是她唯一的伙伴。老婆婆很喜歡它，飼得很調勻。老母雞一天能生兩個蛋；老婆婆就常拿雞蛋換回些米糠貼補貼補生活。

有一天，老母雞生的蛋突然不見了。老婆婆東尋西找，尋了半天也沒尋到。她心想：「說不定是老母雞懣窩了吧！」老母雞這一懣窩不打緊，老婆婆發愁日後靠什麼來生活呵？不過老母雞「咯咯咯」的叫聲，這回與往常也有幾分不同，這使她覺得很奇怪。

這樣過了十幾天，仍舊不見老母雞生的蛋。

一天，老婆婆從山背上鋤地回來，她的老母雞不見了。她悲傷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啼哭着。屋裏屋外山前山後都尋遍了，直到黃昏時分也不見老母雞回家來。她心疼極囉。黑夜哭到天明，天明哭到黑夜。從此，生活也就過得更苦更冷清孤單了。

月升月落，老婆婆日夜想着老母雞。有一夜，她做了一場夢，夢見山神爺爺滿面笑容地對她說：

「別哭囉！老婆婆，你的老母雞快要回家來啦！恭喜你會有許多母雞生蛋；恭喜你還有兩個兒子哩……」

老婆婆快活得從夢裏笑醒，還沒來得睜開眼睛，只聽見滿屋裏一陣「咯咯——嘰嘰」的雞叫聲。她一骨碌爬起牀，只見那老母雞展着翅膀，領着二十多隻小雞在地上尋食。

老婆婆連忙下地，一把捉住了老母雞，緊緊地抱在懷裏，好久好久不肯放手，快活得滾下了眼淚。那群小雞也嘰嘰喳喳的圍着她。老婆婆又親親熱熱地摸了摸每隻小雞的毛羽，然後給牠們撒了些雞食。心想：「咦！這麼好的運道是從哪裏來的呵？」



公 鷄



原來那老母雞是把蛋生在山洞裏，又孵出了小雞帶回來的。

小雞日長夜大，不到個把月，小母雞就會生蛋了。內中兩隻公雞長得更大。雪白的羽毛，鮮紅的冠，橙黃的腳，長長的尾巴閃着銀光。牠們挺着胸脯，伸着項頸，比桌子還高。牠們「咯咯咯」地叫着在院子裏走，就連兇猛的山鷹見了都嚇得飛入高高的雲裏。牠們雖不會生雞蛋，老婆婆看着也歡喜得心頭甜滋滋的。

長着，長着，公雞腳趾上長起了尖銳鋒快的爪子。頭毛一豎一豎，兩隻公雞就撲撲地相互爭鬪起來了。不是抓落了雪白的羽毛，就是撕破了鮮紅的雞冠。從早到晚不知要鬪多少次。有一回鬪得竟將老婆婆的碗碟，飯鍋都打碎了，滿屋弄得灰蒙蒙的。夜裏也吵得老婆婆不能安睡。

從此，她慢慢就沒有以前那樣歡喜牠們了。

一天，清早五更，老婆婆還沒起床，屋頂上喜鵲「喳喳喳」的叫得半空响。雞窩裏突然走出了兩個身強力壯的小後生，直向房裏跑來，一面却互相毆打着。一直打到了老婆婆跟前才住了手；他倆一塊兒親切地叫：

「娘！娘！」

老婆婆嚇呆了，不知是怎麼回事，沒敢作聲。

後來，她想起了夢裏山神爺爺的話，心裏才有了個數。她看着這兩個孩子，稱心極囉！咧開嘴笑得格格响。

老婆婆給他倆都起了名字。爲了討個吉利，一個叫『好運』一個叫『好道』。

老婆婆剛要轉身想去給他們燒點什麼吃的，好運和好道，却又伸拳踢腿的打起來了。

老婆婆又驚又氣地問：

「哎！是兄弟爲什麼要爭爭打打的呀？」

好運和好道各指着自己的鼻子搶着說：

「我要做哥哥！」

「我要做哥哥！」